

朝花夕拾

亲亲棉被

□梁凌

天气凉了。

夜里忽然醒来，能听到大片的虫声落叶声，铺天盖地的。柳老了，黄黄的。梧桐的叶子，也开始往下掉，一片，两片，扑到我窗前，我这才发现，秋了。

母亲又开始翻箱倒柜，检阅她的那些被子、床单。大红，水绿，天蓝，杏黄……满满地开了一床，这时候，母亲的神情，往往变得复杂：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微笑，有时，说着说着竟然就变成了哽咽。

母亲对被子的深情，在我看来，真的是有些过分。

先说洗被子，母亲要经两道洗，先用洗衣粉，再用肥皂，不停地漂洗，母亲在别的事上，极其节约，洗被子，却舍得花费。母亲说，光用洗衣粉，是洗不白里子的，一定要用肥皂，还要多漂洗几次，最后洗出的水，一定要清清爽爽，才算洗净。

看准家的媳妇不干不净，只要看她洗的被子，就全知道了。母亲拆洗过的被子，里是里，面是面，里雪白，被面鲜亮，挂在院子里，是最美的风景，街坊的婶子大娘走过，会不停地赞叹：“看人家洗的被子，真真是……”

还爱收藏，两个大柜子，擦得实实沓沓的，全是被子。盖不完，也舍不得送人。

有些被子，时间长了，棉花变成了套子，硬梆梆的，散发着陈年的气息，她仍然舍不得扔掉。

那条被子，是我的陪嫁，母亲说。

母亲指的，是一条凤凰牡丹的红被子。我吃了一惊，真的？六十年？

母亲说，那时候，家里穷，结婚陪嫁，送一条被子，是很不容易的事，但不论多难，女孩子家里，还是要陪一条棉被的。有个女孩子家穷，没有被子陪嫁，小两口吵架，丈夫不让她盖被子，女孩子只好受冻。

陪嫁的被子，我还没有盖过，后来，你小舅舅去外地上学，没有被子，就把那条拿了去。你外公过意不去，过了一年，收了棉花，又补做一条，就是这个。母亲说。

幼年的母亲，是挨过冻的。

外公家是个大家族，家里有几十亩的棉花，每年秋天，棉花开花，开成一地白。

那么多棉花，我的母亲，却没有棉衣，棉鞋，冬天一到，脚脖子冻得稀烂。

那么多棉籽，也没有油，夜里，母亲的奶奶，会踮着小脚，在大院里，幽灵似的转，看到哪个儿子屋里的灯灭得迟了些，会用拐杖“咚咚”的砸门：“灯油不要钱啦？败家的东西！”屋里的人，不管是在缝衣，还是在看书，都吓得“噗——”吹了灯。

母亲的奶奶，活了七十多才去世，她的辞世，不但没有给她的孙女，我的母亲带来一丝一毫的伤悲，反倒还暗暗高兴，不懂事的小女孩！

“爷爷奶奶是狠心了些，但是，还是因为穷，种了棉花，要卖钱，家里人多，得先变成家用的东西，冷，还不至于冻死，穷人家啊，奶奶也是没办法！”如今，母亲常这样说。

想象得出，当年的母亲，是如何怨恨的。几十年前的冬天，一定比现在冷。一个可怜的小女孩，在无数个寒冷的冬夜里，一次次地冻醒，她推开窗户，看看对门的三间大屋，屋子里，是成堆的棉花，但是，那些，不能给她带来一丝一毫的暖，只能让她更冷，她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她的被子，是一个大草包，里面装着喂牛的草，半夜，她常从草包这头钻到那头，但无论钻到哪头，依然是，冷。那个大草包，被她钻出一个个破洞，草从破洞里钻出来，揉了一床。

小女孩起床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和她的母亲一起，缝那一个一个的破洞。

这些寒冷往事，虽隔了半个多世纪，但母亲每次忆起，依然要哽咽。

母亲对被子的深情，常使我想起看过的一部小说，杰克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，一个人从旷野里穿过，差点饿死，回来后，落下一个怪癖：藏食物，他把面包藏得到处都是，被子里，床下，枕头里……从此害怕饥饿。

经历寒冷的小女孩，当她长大，最怕的，依然是冷，于是，她做一床床的棉被。人的怪癖，往往是童年时代的影子。

每次，当母亲打开柜子，扯出一条条水红，一条条大绿，嫣紫嫣红，像扯不断的春朵，母亲喜极的神情，像在说：“哎哟哟，好亲亲的棉被呀……”

人间食话

沧浪之水清兮濯我萝卜缨

□冯杰

在北中原，萝卜的资格比红薯要早。《诗经》里的“采葑采菲”，就是最古典的拔萝卜。

我总结了一个植物规律，凡能在《诗经》里出头露脸的菜，都是原产中国本土。它们最有资格倚老卖老，说三道四。

我就是吃萝卜长大的，红白兼并。我上小学时，母亲还炒焦胡萝卜干，让我带到学校吃。

每年父亲会在院里打畦，整地，施肥，种上大片白萝卜，作为一个漫长冬天的菜蔬。一入夏天，我们全家一人拿一枚针，一叶一叶剔萝卜上的绿菜虫。

关于种植的时令，我们遵照姥姥说的定律“头伏萝卜二伏芥”，在我们北中原，这个时节种萝卜方好，这谚语放到其他地方就不一定能适用了，要么早退，要么迟到。

种萝卜是一种唯美。我们那里有个风俗，种萝卜时是不能赤脚的，从形象上推断，长出来的萝卜会模仿发盆，相当于“交趾”。

就像写文章也得讲究环境，起码我是如此。

萝卜又称莱菔、芦菔，小名更多。河南人吴其浚在《植物名实图考》里认真地卖弄乡土知识，说“萝卜一种而四名：春日破地锥，夏曰夏生，秋曰萝卜，冬曰土酥”。可见季节不同，名称也不同。一个比一个好听。

但是在我们这里，只一个称呼，无须各自表述，统统都叫萝卜。

书上评论萝卜座次：“北方者极脆，食之无渣；中原者，其质白，其味辛甘，尤宜生啖。”可见天下的萝卜数我家门前的那些最好了。

苏东坡也与萝卜须有关，著名的“东坡羹”好吃，其实就是萝卜茎块捣碎，加上研碎的白米，烹煮而成。苏东坡与萝卜珠



联璧合，这是烹饪文学史上最典型的“双赢”案例。

照我的美学经验，萝卜宜入画不宜入诗，入诗不易合辙，入药可以顺气。

我除了知道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”之外，还知道古书上有一个方子，说萝卜与地黄一同服食，会使头发变白。我二十岁时就开始“少白头”，是岳飞说的“白了少年头”。莫非与无意吃多了萝卜有关？有一次我在郑州，看到现代美容店里有一种



聊斋闲品

题目上这句话像是在骂人。不是的，伟信的确是个球，一个排球。在南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，它陪伴一个孤独的男人度过了整整四年。

他叫恰克，因飞机失事而坠海，是这个荒岛救了他。但这样的生命，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人而言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他本来算是一个成功人士，每天充实而又无奈地忙碌着，突然，被抛掷在这无垠的孤独中，像上帝造人之前一样，除了有喝不尽的椰子汁，甚至连伤害他的野生动物都没有。只有一个同样从飞机残骸里漂来的排球，他用自己的血在它上面画了一张笑脸，并给起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：伟信（Wilson）。

他曾尝试自杀，也曾一次次对着滔天巨浪号啕大哭，但不管他做什么，都只有伟信在一旁微笑。当然，有时候，他会把这种微笑看成是嘲笑或冷笑，为此，他经常与它怄气，气极的时候还揍它，一巴掌将它掴出洞穴，然后再发疯似的去把它找回，向它道歉，为自己的粗野而感到惭愧。他离不开它，每次睡前或醒后，他都跟它道声晚安或早安，尤其遇到什么高兴事儿，更是对着它喋喋不休，他们就像一对兄弟，像躯体离不开灵魂，或者正好相反。只是孤独使他变得大苍老，胡子拉碴着，就跟刚被捕时的萨达姆一样，差不多可当它的爷爷。而伟信则像一个嬉皮士，四年如一日地微笑，尽管时间也已经把它耗瘦了，仍一脸坏相。

《荒岛余生》是由汤姆·汉克斯主演的一部著名影片，估计不少人从中看出了自己所理解的人生意义，看出了那个男人鲁宾孙

一个人的荒岛

□衡外

般的坚定以及其后的虚无，看到“如果人无法通过他人的反映，就无法感到自己的存在”等种种社会定律。但我真的不打算做这么深的解析，事实上，不管男主角因这一场劫难而改变了多少，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直都不是他的痛苦与孤独，而是伟信那张污秽的笑脸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其实是想说，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比恰克更幸运，被众多的他人“反映”着，但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一座荒岛？经常，我们坐在那里百无聊赖，胡思乱想，甚至捶胸顿足，却缺少那样一个球，一张用自己的血画出来的笑脸，冲自己发出鄙视或友好的微笑。

恰克在驾着木筏逃离荒岛时，伟信不幸被巨浪给卷走，他跳下水去救它，但海浪却将伟信越卷越远，他在茫茫的大海里哭泣、哽咽：“对不起伟信，我救不了你了，伟信……”那一刻我被彻底感动，其实不用看到结尾我就知道，随着伟信的离去，他所回到的现实世界会是怎样的一种物非人非。我们渴望摆脱孤独，但到头来却发现，我们急于融入的现实才是真正的荒凉，荒凉到连一颗心都无处安放。电影的结尾，恰克被安排在一个乡间十字路口迷失方向，其实谁都能看出来，他那是在怀念伟信，怀念一个球，一个用自己的鲜血勾勒出来的笑脸，那是一种信仰，一个图腾，而且是一种教的信仰和图腾，只昭示生命本身而无关其他。其实，人生的太多烦恼，恰恰是因为我们有了太多的选择，而选择才带来了迷失，如果当你眼中只有生命，只想着让它怎么圆满，所有的烦恼又算个球？

市井人物

□手帕

手帕已是这个年代不常见的物件了。所以90后的册子在路面上见到一条手帕时，觉得特奇怪，拾起一看，不由得眼放精光：手帕上不仅绣着“阿莲”这样一个名字，而且还有电话号码。“冥冥中，该不是我的缘分到了吧？”这么想着，他掏出手机便拨了过去。“你找谁？”一个柔柔的女声传来，“请问，您是阿莲小姐吗？”册子忙问。对方一阵沉默，册子不由激动得声音颤抖了，重复了一遍遍叫道：“阿莲小姐……”谁知过了一會兒，就听那柔柔的女声喊道：“奶奶，您的电话！”

传说应验

册子兄弟暗恋上一个女孩，便决定送她一枚大钻戒。传说中，女人看见珠宝比看见男人还喜欢的。所以，册子兄弟就在钻戒上直接刻上了女孩的名字，然后把她约了出来，热情洋溢地表白了一番。谁知，册子兄弟激动得热泪盈眶，那女孩却冷冷地说：“对不起阿哥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呀！”顿时，册子兄弟若雷劈般立定了，暗忖半晌，问道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谁啊？”那女孩警惕地说：“你打听这个干嘛？他脾气可赖呢，万一砍了你怎么办……”

女孩的话还没说完，册子兄弟就打断她道：“不是啦不是啦，你误会了呀。我只是想和他商量商量，比如，把这枚已经刻了你名字的戒指便宜些卖给他。”册子兄弟说着，掏

册子逸事

□茨园

出那枚大钻戒来。不想，那女孩的眼珠子都绿了，说：“好呀好呀！不过你先不要跟他商量了，既然这上面刻有我的名字，咱俩先商量商量咋样呀？”果然，传说不幸应验了。

顺便问问

册子兄弟和一个叫小桃的女孩恋爱已久，但到了谈婚论嫁时，小桃却怯生生地告诉他：“哥，我妈可厉害了。咱俩如果要再发展下去，必须征得她同意呢。”

其实，小桃母亲的事儿册子兄弟以前也听小桃说过不少，耳濡目染的，他虽然没有见过她，却已发自内心地惧怕她。不过，“是死是活，总是要见的！”册子兄弟鼓足勇气硬着头皮去了小桃家。谁知临门进门时，小桃却颤抖着拉住他，告诫他道：“哥，如果我妈说‘不’，你行行好，顺便问问她，如果我跟阿莲结婚她同不同意，好吗？”

家长会

每次学校开家长会，儿子总是希望他父亲册子去开的，但册子总以各种理由推脱着。这一次，儿子执意要他去，还哭着说：“老爸，你是不是怕人家说你是一个卖蠢的难为情呀？没事儿老爸，我从来都没有嫌你啊！”儿子的这一番话，不由得让册子泪流满面了，紧接着儿子说道：“孩子，其实老爸真的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可我怕你老师呀！你想，他要是知道我是卖蠢的，然后天天来买蠢，咱家这生意还咋做啊？”